

清
史
稿

列傳四十九之五十九

第八十四冊



清史稿

列傳四十九

魏裔介

熊賜履

李光地

魏裔介字石生直隸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四年授工科給事中五年疏請舉經筵及時講學以隆治本又言燕趙之民椎牛裹糧首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今天下初定屢奉詔蠲賦而畿輔未霑實惠宜切責奉行之吏彰信於民俱報聞轉吏科以母憂歸服闋九年起故官應詔疏言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闊大臣關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以習功名紀綱日弛法度日壞請時御正殿召對羣臣虛心諮詢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仍令史官記注以求救時之實時世祖親政裔介疏言督撫重臣宜慎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又言攝政王時隱匿逃人立法太嚴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後以言官陳說始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善也若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尋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上聽之河南巡撫吳景道援恩

詔薦舉明兵部尙書張縉彥裔介疏言縉彥仕明身任中樞養寇誤國有盧杞
賈似道之奸而庸劣過之宜予擯棄以協公論疏下部議以事在赦前予外用
又疏言州縣遇災荒既經報部其例得蠲緩錢糧即予停徵以杜吏胥欺隱並
就州縣積穀及存貯庫銀先行振貸下所司議行時直隸河南山東諸省災別
疏請振上命發帑金二十四萬分遣大臣振之全活甚衆十一年遷兵科都給
事中東南兵事未定疏言今日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於貴筑李定
國伺隙於西粵張名振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尙稽天誅爲目前進取計蜀爲
滇黔門戶蜀旣守而滇黔之勢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
弱昨歲桂林之役未大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番迭出
相機戰守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粵西粵西潰則可望膽落滇黔亦當瓦解又疏
劾湖南將軍續順公沈永忠擁兵觀望致總兵官徐勇辰常道劉昇祚力竭戰
死永忠坐罷任奪爵復劾福建提督楊名高玩寇致漳州郡縣爲鄭成功淪陷
名高坐罷任尋遷太常寺少卿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學士陳之遴營

私植黨之遜坐解官發遼陽閒住十四年遷左都御史上諭之曰朕擢用汝非
繇人薦達裔介益感奮盡所欲言四月因欽天監推算次月日月交食疏請廣
言路緩工作寬州縣考成速頒恩赦釋滯獄酌復五品以下官俸減徵調之兵
節供應之費上嘉之下部詳議以行嘗侍經筵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因舉仁政
所宜先者數事正陽門外菜園爲前朝嘉蔬圃地久爲民居部議入官裔介過
其地民走訴即入告仍以予民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十七年京察自陳以御史
巡方屢坐貪敗責裔介未糾劾削太子太保供職如故時可望猶據貴州鄭成
功亂未已裔介疏言可望恃尚蠻爲助宜命在事諸臣加意招徠予以新敕印
舊者母卽收繳則歸我者必多成功作亂海上我水師無多惟於沿海要地增
兵築堡使不得泊岸劫掠然後招其携貳散其黨與海患可以漸平下部議行
未幾疏劾大學士劉正宗成克輩欺罔附和諸罪命正宗克輩回奏未得實下
法司勘訊並解裔介官與質讞定正宗獲罪籍沒克輩奪職視事復裔介官時
以雲南福建用兵加派錢糧裔介疏請敕戶部綜計軍需足用卽停止上命未

派者並停止康熙元年雲南既定疏言雲南既有吳三桂藩兵數萬及督提兩
標兵則滿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邊方遼遠不以滿洲兵鎮守要地倘戎寇生
心恐鞭長莫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擇大將領滿兵數千駐防無事則控制形
勢可以銷姦宄之萌有事則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疏下部格不行復請
以湖廣總督移駐荊州從之進吏部尙書三年拜保和殿大學士時輔臣柄政
論事輒爭執裔介調和異同時有所匡正預修世宗實錄充總裁官九年典會
試是年內院承旨會吏禮二部選新進士六十人試以文字擬上中下三等入
奏上親定二十七人爲庶吉士御史李之芳劾裔介所擬上卷二十四人先使
人通信招權納賄並謂與班布爾善相比引用私人班布爾善同官論事輒齟齬以齷
拜伏法上命裔介復奏裔介疏辨并言臣與班布爾善同官論事輒齟齬以齷
拜之勢燄足跡不至其門豈肯附班布爾善臣服官以來彈劾無所避忌前劾
劉正宗其黨切齒於臣者十年於茲之芳正宗同鄉今爲報復因自請罷斥疏
下吏部會質之芳力爭裔介自引咎部議以之芳劾奏有因裔介應削秩罰俸

上寬之命供職如故十年以老病乞休詔許解官回籍世祖實錄成進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卒賜祭葬如制裔介居言路最久疏至百餘上敷陳剴切多見施行生平篤誠信程朱之學以見知聞知述聖學之統著述凡百餘卷大指原本儒先並及經世之學家居十六年躬課稼穡循行阡陌人不知其爲故相也雍正間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文毅

熊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典順天鄉試遷國子監司業進弘文院侍讀康熙六年聖祖詔求直言時輔臣鼈拜專政賜履上疏幾萬言略謂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一旦水旱頻仍蠲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振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然非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守令以廉而上官實縱之以貪方授守令以養民之職而上官實課以厲民之行故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伏乞甄別督撫以民生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貪廉爲督撫之優劣督撫得人

守令亦得人矣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本原之地則在朝廷其大者尤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擇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國家章程法度不聞略加整頓而急功喜事之人又從而意爲更變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無窮之患已潛滋暗伏於其中乞敕議政王等詳議制度參酌古今勒爲會典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矣一曰職業極其隳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部院臣工大率緘默瞻顧外託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恃祿養身之念憂憤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爲躁競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詆爲迂腐聞有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誹笑詆排欲禁錮其終身而後已乞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諉爲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員宰執盡心獻納勿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官箴日肅而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講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惟揣摩舉業爲弋科名掇富貴之具不知讀書講學

求聖賢理道之歸高明者或汎濫於百家沈淪於二氏斯道淪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乞責成學院學道統率士子講明正學特簡儒臣使司成均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今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糜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服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夫風俗奢禮制壞爲飢寒之本原盜賊訟獄凶荒所由起也乞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爲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規定經制不許逾越則貪風自息民俗漸醞矣雖然猶非本計也根本切要端在皇上皇上生長深宮春秋方富正宜慎選左右輔導聖躬薰陶德性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母徒事講幄之虛文母徒應經筵之故事母以寒暑有輶母以晨夕有間於是考諸六經之文監於歷代之迹實體諸身心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綏衣虎賁亦擇其人佞倖不置於前聲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不讀無益之事不爲內而深宮燕閑之間外而大廷廣衆之地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防

閑此心者無不周主德清明君身強固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
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疏入鼈拜惡之請治以
妄言罪上勿許七年遷秘書院侍讀學士疏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
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爲
切要乞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求政治行之以誠持之以敬庶幾轉咎徵爲休
徵疏入鼈拜傳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妄奏沽名下吏議鐫二秩
上原之八年鼈拜敗命康親王傑書等鞠治以鼈拜銜賜履意圖傾害爲罪狀
之一方鼈拜輔政擅威福大臣稍與異同立加誅戮賜履以詞臣論事侃侃無
所避用是著直聲上即位後未舉經筵賜履特具疏請之並請設起居注官上
欲幸塞外以賜履疏諫乃寢且嘉其直九年擢國史院學士未幾復內閣設翰
林院更以爲掌院學士舉經筵以賜履爲講官日進講弘德殿賜履上陳道德
下達民隱上每虛己以聽十四年諭獎其才能清慎遷內閣學士尋超授武英
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十五年陝西總督哈占疏報獲盜開復疏防官下內閣

賜履誤票三法司核擬既檢舉得旨免究賜履改草簽欲諉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簽嚼而毀之立德以語索額圖事上聞吏部議賜履票擬錯誤欲諉咎同官杜立德改寫草簽復私取嚼毀失大臣體坐奪官歸僑居江甯二十三年上南巡賜履迎謁召入對御書經義齋榜以賜二十七年起禮部尙書未幾以母憂去二十八年上復南巡賞賚有加二十九年起故官仍直經筵命往江南讞獄調吏部會河督靳輔請豁近河所占民田額賦命賜履會勘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四年弟編修賜瓊以奏對欺飾下獄御史龔翔麟遂劾吏部銓除州縣以意高下賜履僞學欺罔乞嚴譴下都察院議賜履與尙書庫勒納侍郎趙士麟彭孫適當降官上不問賜瓊亦獲赦三十八年授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預修聖訓實錄方略明史並充總裁官典會試者五以年老累疏乞休四十二年溫旨許解機務仍食俸留京備顧問四十五年乞歸江甯比行召入講論累日賜履因奏巡幸所至官民供張煩費惟上留意上領之給傳遣官護歸四十六年上閱河幸江甯召見慰問賜御用

冠服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五命禮部遣官視喪賜溥金千兩贈太子太保謚文
端五十一年上追念賜履知其貧送命江甯織造周恤其家諭吏部召其二子
志契志夔詣京師皆尙幼復諭賜履僚屬門生醵金飲之賜履論學以默識篤
行爲旨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著閑道錄嘗進上命備
省覽雍正間祀賢良祠

李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幼穎異年十三舉家陷山賊中得脫歸力學慕古
順治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乞省親歸十三年耿精忠反鄭錦
據泉州光地奉親匿山谷間錦與精忠並遣人招之力拒十四年密疏言閩疆
褊小自二賊割據誅求敲朴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
歲月恐生他變方今精忠悉力於仙霞杉關鄭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
路與贛州接壤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南來皆於賊兵多處鏖
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
人詐爲入廣由贛達汀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軍入

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果從汀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伏乞密敕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置疏蠟丸中遣使間道赴京師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上得疏動容嘉其忠下兵部錄付領兵大臣時尙之信亦叛師次贛州南安未能入福建康親王傑書自衢州克仙霞關復建甯延平精忠請降師進駐福州令都統拉哈達賚塔等討鄭錦並求光地所在十六年復泉州光地謁拉哈達於漳州拉哈達白王疏稱光地矢志爲國顛沛不渝宜予褒揚命優敍擢侍讀學士行至福州以父喪歸十七年同安賊蔡寅結衆萬餘以白巾爲號掠安溪光地募鄉勇百餘人扼守絕其糧道賊解去未幾錦遣其將劉國軒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進逼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光地遣使赴拉哈達軍告急值江水漲道阻乃導軍自漳平安谿小道入光地從父日煋率鄉勇度石珠嶺芟荆棘架浮橋以濟光地出迎具牛酒犒軍又使弟光塽光垠以鄉兵千度白鵠嶺迎巡撫吳興祚軍於永春師次泉

州擊破國軒竄入海拉哈達上其功再予優敘遷翰林學士光地上疏推功將帥辭新命不允並官日煜後積功官至永州總兵十九年光地至京師授內閣學士入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且舉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上用其言卒平臺灣陳夢雷者侯官人與光地同歲舉進士同官編修方家居精忠亂作光地使日煜潛詣夢雷探消息得虛實約並具疏密陳破賊狀光地獨上之由是大受寵眷及精忠敗夢雷以附逆逮京師下獄論斬光地乃疏陳兩次密約狀夢雷得減死戍奉天二十一年乞假奉母歸二十五年還京授翰林院掌院學士直經筵兼充日講起居注官敎習庶吉士逾年以母病乞歸省二十七年至京初光地與侍讀學士德格勒善於上前互相稱引上召德格勒與諸詞臣試乾清宮以文字劣鐫秩旋掌院庫勒訥劾其私抹起居注事下獄論罪詔責光地光地引罪乞嚴譴上原之尋擢兵部侍郎三十年典會試偕侍郎博霽徐廷璽原任河督靳輔勘視河工三十三年督順天學政聞母喪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喪御史沈愷曾楊敬儒

交章論劾上令還初命給事中彭鵬復疏論光地十不可留目爲貪位忘親排
詆尤力乃下九卿議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三十五年服闋仍督順天學政三
十六年授工部侍郎三十七年出爲直隸巡撫初畿輔屢遭水患上以漳河與
滹沱合流易汛濫命光地導漳自故道引入運河殺滹沱之勢光地疏言漳河
見分爲三一自廣平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水歸運一爲老漳河自山東
邱縣經南宮諸縣與完固口合流至鮑家嘴歸運一爲小漳河自邱縣經廣宗
鉅鹿合於滏又經束鹿冀州合於滹沱由衡水出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
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經河間大城靜海入子牙河而歸淀今入衛之
河與老漳河流淺而弱宜疏濬其完固口小支應築壩逼水入河更於靜海閘
留二莊挑土築隄束水歸淀俾無汛濫詔報可尋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
高陽獻縣因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頃請豁免賦額從之通州等六州縣
額設紅剝船六百號剝運南漕每船給贍田遇水旱例不蠲免光地奏請援民
田例概蠲免之三十九年上臨視子牙河工命光地於獻縣東西兩岸築長隄

西接大城東接靜海亘二百餘里又於靜海廣福樓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
由是下流益暢無水患四十二年上褒其治績擢吏部尙書仍管巡撫事四十
二年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合疏劾光地撫綏無狀致
河間饑民流入京畿並甯津縣匿災不報狀光地疏辨引咎乞罷詔原之再疏
辭尙書不許尋疏劾雲南布政使張霖假稱詔旨販鬻私鹽得銀百六十餘萬
霖論斬籍沒四十四年拜文淵閣大學士時上潛心理學旁闡六藝御纂朱子
全書及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攀求探討四十
七年皇太子允礪以疾廢命諸大臣保奏諸皇子孰可當儲位者尙書王鴻緒
等舉皇子允禩上切責之詢光地何無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問臣以廢太子
病臣奏言徐徐調治天下之福臣未嘗告諸人也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
凡所稱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光地撫直隸時御史呂履恒劾光地於秋審事任
意斷決上察其不實還其奏給事中王原劾文選郎中陳汝弼受贓法司論絞
汝弼光地所薦也上察其供證非實下廷臣確核得逼供行賄狀汝弼免罪承

諫官降革有差原奪官光地益敬慎其有獻納罕見於章奏江甯知府陳鵬年
忤總督阿山坐事論重辟光地言其誣鵬年遂內召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
伯行互訐遣大臣往訊久不決嗣詔罷噶禮復伯行官光地實贊之桐城貢士
方苞坐戴名世獄論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霽卒後誰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
名世案內方苞能苞得釋召入南書房其扶植善類如此五十二年與千叟宴
賜賚有加頃之以病乞休溫旨慰留越二年復以爲請且言母喪未葬許給假
二年賜詩寵行五十六年還朝累疏乞罷上以大學士王掞方在告暫止之五
十七年卒年七十七遣恒親王允祺奠醕賜金千兩謚文貞使工部尙書徐元
夢護其喪歸復諭閣臣李光地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朕知之最眞知
朕亦無過光地者雍正初贈太子太傅祀賢良祠弟光坡性至孝家居不仕潛
心經術子鍾倫舉人治經史性理旁及諸子百家從其叔父光坡治三禮於周
官禮記尤精稱其家學從子天寵進士官編修有志操邃於經學與弟鍾僑鍾
旺俱以窮經講學爲業鍾僑進士官編修督學江西以實行課士左遷國子監